



小 锡 剧

新 嫂 嫂

武进县文化局创作组

236.537

5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杨晓岗

· 新 嫂 嫂
(小锡剧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5月第1版
197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10100·173 定价0.07元

(限国内发行)

新 嫂 嫂

(小 锡 剧)

武进县文化局创作组

人 物 霜 红 二十六岁，过门不久的新嫂嫂，共产党员，
生产队理论学习辅导员。

柳 芳 三十岁，新嫂嫂的妯娌。

小 英 十八岁，新嫂嫂的小姑。

老阿公 六十多岁，中农社员。

时 间 一九七五年，春暖花开的季节。

地 点 江南农村。老阿公家的小院内。

场 景 院角有一棵桃树，鲜花怒放，艳丽夺目。门墙上挂有一只精致的元宝篮。门上对联：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。远处晚霞满天。

〔幕后合唱：

三月春风吹万家，

新生事物人人夸。

革命理论暖人心，

政治夜校开红花。

〔幕启：老阿公肩扛一捆竹子，汗流满面，匆匆上。〕

老阿公 哈哈，江南的竹子真是个宝呀！

（唱）十里来回一阵风，
心欢不觉肩上重。
买回竹子编竹篮，
关起门来开夜工。
明天逢五赶集场，
赚钱的机会不放松。

（喊）柳芳！柳芳！

〔柳芳从屋内急出。〕

柳芳 爹，看你满头大汗！你从哪里来？

老阿公 多流点汗算啥？看，我又从刘老三那里买回来一批便宜货。

柳芳 爹，霜红妹和你讲过几次了，以后少和刘老三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

老阿公 霜红进门才十几天，她懂啥？交一个朋友不容易，刘老三门路广，竹子的来路全靠他呢！明天逢大集，篮子销路好，抓紧时间快动手吧！

柳芳 爹，霜红妹叫我今天晚上去政治夜校学理论……

老阿公 这！……她人呢？

柳芳 烧好晚饭又出去了。

老阿公 （不满地）村前村后到处跑，哪象过日子的人！你编你的篮子，不要听她的。

柳芳 爹，霜红妹已经动员我几次了。

老阿公 有话我去跟她讲。

柳 芳 (不悦地进屋)……。

老阿公 (唱)柳芳她进门三年样样好，
提着灯笼没处找。
白天队里做工分，
夜里编篮到鸡叫。
可就是半月前来了个二媳妇，
头上长角性子象辣椒。
进进出出管不住，
村前村后办夜校。
听人说在娘家她是铁姑娘，
干起活来一副铁肩把重担挑，
好斗争一张铁嘴不饶人，
真耿心今后要变铁嫂嫂。

〔小英欢乐地上。〕

小 英 (喊)社员同志们!理论学习辅导员通知,吃过晚饭上
政治夜校。

〔内众应:“噢!晓得罗!”〕

老阿公 小英!

小 英 爹!

老阿公 看你,一天到晚跑东跑西,家都不要啦!你要好好向
大嫂嫂学习,不要整天跟着新嫂嫂身后转啊!

小 英 我呀,就是要学新嫂嫂!

(唱)霜红嫂嫂就是好，
队里哪家不知道。

刻苦认真学马列，
对敌斗争象尖刀，
白天劳动一身汗，
红灯下半夜还写批判稿。
不但我要学习她，
你也要好好学习我的新嫂嫂！

老阿公 好了，好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

小 英 爹！吃过晚饭我们全家都去上政治夜校。

老阿公 啥？一家人都去？你两个哥哥都在水利工地上，难道也把他们叫回来？

小 英 谁说把我哥哥叫回来？他们在工地上学理论可认真哩！我是说，留在家里的人全部参加。政治夜校学习理论，开展大批判，又学文化。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难道你不支持？

老阿公 谁说我不支持？逢到上夜校，你和新嫂嫂丢掉饭碗就跑，我哪次拖过你们的后腿？你去向理论学习辅导员请个假，我和你大嫂嫂不参加。

小 英 不行。辅导员讲，今天政治夜校要通过学习，批判小生产的自发倾向。大家都抢着参加哩！

老阿公 什么大生产小生产，白天队里劳动，晚上还不许人家自由安排？我倒要去见见这个辅导员。

小 英 哈哈！你可晓得理论学习辅导员是啥人？

老阿公 啥人？

小 英 就是霜红新——嫂——嫂！

老阿公 啊？！

〔小英欢乐地跑下。

老阿公 不行！前几天她刚进门，我不便开口；现在媳妇竟管到我阿公头上来了，我该说的要说，该管的要管。对，找她开门见山谈谈。（下）

霜 红 （内唱）满天晚霞映山村，（手拿学习材料，精神抖擞地上）

（接唱）三月春风暖人心。

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
新生事物如春笋。
社员们政治夜校学理论，
批资批修当尖兵。
联系实际学马列，
人换思想天地新。
可是我家老阿公，
头脑中留着小生产的枯树根，
资本主义倾向在蔓延，
两条道路分不清。
思想阵地要争夺，
针锋相对去占领。
引导他学习理论明方向，
点燃心中一盏灯。
今晚动员他去上夜校，
眼前必定有斗争，
哪怕阻力千万重，
也要把迷路的亲人来唤醒。

(喊)柳芳姐——!

[柳芳闻声出。

柳 芳 霜红，回来啦。

霜 红 (高兴地)柳芳姐，你看!(拿出学习材料)这是留给你的。

柳 芳 (为难地)霜红，今天晚上我不能上夜校了。

霜 红 怎么?又有变化了?

柳 芳 阿公讲今晚要开夜工编竹篮，明天送到集上去。你看，他又买回一捆竹子。

霜 红 (惊)什么?买竹子编篮子?

柳 芳 我已经和他讲过了，可是他……

霜 红 (启发地)柳芳姐，这样做对吗?

柳 芳 这……?

霜 红 柳芳姐!

(唱)毛主席号召学理论，

家家传来读书声。

千盏红灯映红心，

阳光雨露育新人。

政治夜校你不参加，

头脑里缺少革命的指南针。

你只顾两手不停日夜忙，

埋头干活眼不亮来心不明。

柳 芳 我……?

霜 红 (唱)孤雁离群迷征途，

你应该迎头赶上姐妹们!

柳 芳 这……？

霜 红 通过政治夜校学理论，大队竹器社的姐妹们，用自己的一双手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，越干越有劲。可是你呢？……

柳 芳 （深思）霜红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

〔老阿公急上。

老阿公 霜红，我到处找你！

霜 红 （亲切地）爹，我也正要找你呢！

老阿公 好呀，这下我们鼓点子总算敲到一起来了。柳芳已经和你讲了吧？

霜 红 讲啥？

老阿公 喏！吃过晚饭，你和小英上夜校，……

霜 红 你和柳芳姐在家编竹篮？

老阿公 对呀，这才象一家人的样子嘛！

霜 红 爹，什么叫一家人？

老阿公 一家人吆，就是同吃一锅饭，不说两家话。

霜 红 什么叫两家话呢？

老阿公 两家话吆，就是你往东，我往西，一家人三心二意。

霜 红 一家人三心二意，那可危险哪！

老阿公 是嘛，一家人就要一心一意。

霜 红 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，还是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呢？

老阿公 这……！你说到哪里去了？门联上不是写着“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”吗？

霜 红 爹！

（唱）门上对联写得好，

思想行动要对号。
买回竹子编竹篮，
这是走的哪条道？
不学理论心不明，
万不能个人发家去走独木桥！

老阿公 啊，我是个人发家？

（唱）我老阿公胡子一大把，
吃苦流汗为了啥，
死后不会带进骨灰盒，
还不是为你们小辈过上好日脚！

霜 红 爹！

（唱）你只顾自己过上好日脚，
社会主义集体利益抛天外。
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老根不去挖，
旧土壤还会长出坏藤结毒瓜！

老阿公 （唱）什么毒瓜和香瓜，
你帽子比我脑袋大！
钱少大家手头紧，
多挣钱也不是我一人花！
你倒说说，这个家是你当还是我当？

柳 芳 爹！——

老阿公 （唱）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开口？
你给我好好讲讲她！

柳 芳 霜红妹！
（唱）爹爹为了我们好，

你就少讲几句话。

霜 红 不！

(唱)两条道路要分清，
不能再往邪路滑。

老阿公 (唱)现在你不是在娘家，
我要做啥你管不着！

柳 芳 (唱)哎呀呀，大吵大闹象炸药，
家丑外扬不象话！

〔小英欢乐地上。

小 英 霜红嫂，柳芳嫂，政治夜校上课时间快到啦！

老阿公 柳芳，不许去！

小 英 (调皮地)妇女能顶半片天，难道还怕你拉后腿？

老阿公 (气)你？——

霜 红 小英！

小 英 学理论，细对照，你走邪路我开炮！

老阿公 好哇！连你都不听我的话了。(对霜红)你看！你看！
亲亲热热的一家，被你弄成了对头冤家！

霜 红 爹，说什么对头冤家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经过
思想斗争，我们还是亲亲热热的一家嘛。我建议我
们先上一课，用革命理论把我们全家的思想武装起
来。

老阿公 什么全家半家？要么分家！

霜 红 爹，要说分家，我们这里早就分成了两家。

老阿公 好哇！原来你早盘算好了，怪不得你进门才十几天，
就看不惯这个家了！

霜 红 我们这里表面上是一家，思想上是两家；社会主义一家；资本主义一家。

柳 芳 （为难地）那……我算哪一家？

老阿公 我们是一家，河水不与他们井水搭界。

霜 红 看上去河水井水不搭界，可是地底下两股水还要碰头哩！

老阿公 啊？！我惹不起你，难道还躲不起你！在娘家，你是铁姑娘、大力气；过了门，我特地替你做根硬扁担支持你。闹河泥，你要和小伙子比高低，我也是一百个同意。你现在还要怎样？

霜 红 爹，你应该首先支持我办好政治夜校，通过学理论，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，什么是资本主义。

老阿公 你和小英上夜校，我和柳芳在家编竹篮，这不就是支持你吗？

霜 红 你说支持我们上夜校，那好，今天晚上的学习就从编竹篮说起。

老阿公 啊？！

霜 红 而且请你参加。

老阿公 我……我晚上不出门。

霜 红 不出门也可以。小英，你去向队长提个建议，今晚政治夜校就在我家上课。

小 英 好。（跑下）

老阿公 （旁白）啊？！这一来夜工开不成，事情反闹大啦！（喊）

小英！小英！（追下）

柳 芳 （慌）爹！——

霜 红 柳芳姐，不要怕矛盾。

柳 芳 你！……

（唱）你俩吵嘴我劝架，

为什么你反叫社员来看笑话？

左难右难难煞我，

学习、编篮，我一样不参加！（急进屋，关门）

霜 红 柳芳姐！——

〔幕后合唱：〕

平静的池水起浪花，

心红哪怕风雨打。

霜 红 （唱）思想斗争不能调和，

短兵相接要敢冲杀。

柳芳她无形的枷锁看不见，

帮助她，不怕磨破嘴皮磨掉牙。

老阿公心上蒙了一层灰，

救亲人怎能不痛不痒迁就他。

霜红我在娘家争当铁姑娘，

过了门我还要做砸不碎的铁疙瘩！

政治夜校摆战场，

理论学习开新花。

先给柳芳擦亮眼，

再帮阿公把自发倾向的老根挖。

七斗八斗天天斗，

让社会主义象雨后春笋，寸土必争，

苗壮成长，处处发芽！

〔柳芳拿包袱出门。〕

霜 红 柳芳姐，你要做啥？

柳 芳 这样大吵大闹我受不了，一家人三心两意的……，
我，我回娘家去。

霜 红 柳芳姐，回到娘家难道就没有斗争了吗？

柳 芳 这……？

霜 红 小英两个哥哥都在工地上，要是你回娘家，我也回娘家，
丢下老阿公，让小英一个人照顾能放心吗？

柳 芳 （若有所思）……。

霜 红 老阿公要是有个头痛发热怎么办？

柳 芳 我……？

霜 红 小病不治变成大病又怎么办？

柳 芳 霜红妹！

（唱）你一言出口我步难跨，

不能丢下他老人家。

倘若他真的病在床，

你我要好好照顾他。

霜 红 （唱）照顾他，无非端饭又送茶，

柳 芳 （唱）还要一日两次熬中药。

霜 红 （唱）倘若药苦他不肯吃？

柳 芳 （唱）你我要苦口婆心来劝他。

霜 红 柳芳姐，你说得不对呀！

柳 芳 怎么不对？

霜 红 （唱）你只知苦口婆心来劝他，
可知道什么病用什么药？

柳 芳 什么病用什么药,这是医生的事。

霜 红 柳芳姐,医生看病要对症下药,一个人思想上有病,怎么办呢?

柳 芳 这……

霜 红 眼不亮,心不明,你能查出老阿公思想上的病吗?

柳 芳 我……

霜 红 你白天在队里干社会主义,晚上帮老阿公搞个人发家,不关心集体利益,两眼发黑,迷失路途,事到如今,你还没有醒过来……

柳 芳 (震动地)你,不要讲了!

霜 红 我们都是阶级姊妹,我不讲,就是对你不负责任。我听说,你没出嫁的时候,也象姊妹们一样,昂首挺胸,精神焕发,政治活动,样样参加。可是进门才三年,放松了学习,私字发芽,贪图小家庭的安乐,分不清是非黑白,一双勤劳的手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!柳芳姐,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可危险哪!

柳 芳 (手中包袱落地,激动地)霜——红——妹!

(唱)一阵阵春风情谊重,

驱散我心中雾蒙蒙。

三年冰冻化春水,

心潮化作热泪涌。

初进门也对阿公私心看不惯,

提意见全被当作耳边风;

半年后我两眼盯住小家庭,

政治学习全放松。

他买竹子我编篮，
私购原料私加工。
两条道路分不清，
差一点走进死胡同！
说不尽心中悔和恨，
从今后学好理论，擦亮双眼，焕发青春，继续革命立新功！

霜 红（高兴地）对！柳芳姐，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大家都看到了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。你的一双巧手，只有献给社会主义，才能真正为党、为人民作出贡献呀！

柳 芳（坚定地）走！我现在就去报名参加大队竹器社！

霜 红 好！（两人欢乐地下）
〔小英内喊：“霜红嫂！”上。
〔老阿公追上。

老阿公 哎呀呀，小英，你前头放火，我跟在你后头救火！社员们今夜真的要来我们家上课？

霜 红 这还有假！

老阿公（急）好，好，我让你们，我让你们！（扛起竹捆欲走）

小 英（拦住）不能走！

老阿公 啥？你管起我来啦？

小 英 你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，我就是要管。

老阿公 什么资本主义？我这是正当的家庭副业。

小 英 不，你买进原料，私自加工，又不按国家规定价格出售，这能算是正当家庭副业吗？

老阿公 这……?!

小 英 通过上夜校,学理论,大家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,走的是回头路啊!

〔霜红与柳芳各拿一只篮子上。〕

老阿公 柳芳,走! 让她们上夜校,我们编竹篮。

柳 芳 (突然地)不! 我已经参加了大队竹器社,一双手已经献给了社会主义。

老阿公 (震动地)你?! ——唉,完了! (闷坐)

小 英 霜红嫂,队长完全同意你的建议。他还说今晚这一课一定要上好,要使大家认识到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关系。

霜 红 我已经知道了。(走近阿公)爹!

老阿公 (生气地)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爹呀! 你比我大,我让你! (欲下)

霜 红 爹! ——

老阿公 啥?你难道还要没收我用钞票买来的竹子?

霜 红 爹,你不要以为金钱万能,搞资本主义的人,常常会利用商品交换相互欺骗。

老阿公 相互欺骗?

霜 红 对。这捆竹子从什么地方来的?

老阿公 从私人手里买来的,便宜货。

霜 红 你给他钱,他给你竹子,对吗?

老阿公 那还用说吗!

霜 红 竹子又是谁的呢?

老阿公 谁卖给我,就是谁的呗。